



# 暗香

Dark Fragrance

张挺 李泳群 汪启南◎著  
韩政◎改编



# 暗香

Dark Fragrance

张挺 李泳群 汪启南◎著  
韩政◎改编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·暗香 / 张挺, 李泳群, 汪启南著; 韩政改编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5  
ISBN 978-7-5104-0913-4

I. ①暗… II. ①张… ②李… ③汪… ④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1659 号

**暗香**

---

作 者:张挺 李泳群 汪启南著 韩政改编

责任编辑:连 慧

封面设计:道一设计

版式设计:韩东坡

责任印制:李一鸣 杨 军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10×1020 1/16

字数:300 千字 印张:28

版次: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04-0913-4

定价:36.0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

目  
录

1. 远渡重洋 / 001
2. 偶然邂逅 / 005
3. 心之若悸 / 010
4. 死里逃生 / 015
5. 柳暗花明 / 019
6. 是福是祸 / 023
7. 生死发家 / 028
8. 携恨归来 / 033
9. 爱恨交织 / 037
10. 骨肉连心 / 042
11. 荒凉幸福 / 046
12. 新的篇章 / 051
13. 重回旧地 / 055
14. 始料未及 / 061
15. 浮华背后 / 066
16. 设计上任 / 070
17. 悲恸欲绝 / 076
18. 答谢酒会 / 082
19. 离奇车祸 / 086
20. 战略同盟 / 091
21. 疯狂玩乐 / 096
22. 初见成效 / 102
23. 幕后真相 / 107
24. 沉重纠结 / 112
25. 突生变故 / 117
26. 无路可走 / 122
27. 最后防线 / 127
28. 简单快乐 / 132
29. 半途而废 / 137
30. 不期而遇 / 142
31. 住进程家 / 147
32. 家族秘密 / 153
33. 远洋航运 / 158
34. 槟城遇险 / 163
35. 目瞪口呆 / 169
36. 风雨欲来 / 175
37. 酒会遇刺 / 181
38. 两败俱伤 / 186
39. 功亏一篑 / 191
40. 折戟程氏 / 197
41. 以死偿还 / 202
42. 欲盖弥彰 / 207
43. 何去何从 / 213
44. 栽赃嫁祸 / 219
45. 欲走还休 / 224
46. 牵挂之重 / 230
47. 错乱复杂 / 235
48. 遍体鳞伤 / 239
49. 祖祠质问 / 245
50. 大姐之死 / 250
51. 拯救程氏 / 254
52. 欧梅尼亚 / 260
53. 以身相许 / 265
54. 订婚仪式 / 271
55. 上市阴谋 / 277
56. 风云再起 / 282
57. 踏回故土 / 287
58. 北京午后 / 291
59. 苦涩相见 / 296
60. 错过路口 / 303

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61. 你的世界 / 310 | 69. 账簿下落 / 357 | 77. 千回万转 / 403 |
| 62. 同归于尽 / 316 | 70. 穷途末路 / 362 | 78. 咫尺天涯 / 408 |
| 63. 深深愧疚 / 322 | 71. 失忆片段 / 368 | 79. 恶毒诅咒 / 414 |
| 64. 脱胎换骨 / 327 | 72. 志在必得 / 373 | 80. 欲拒还休 / 419 |
| 65. 钓鱼上钩 / 333 | 73. 贱卖程氏 / 380 | 81. 救市计划 / 424 |
| 66. 开始布局 / 339 | 74. 吉满金矿 / 385 | 82. 因为我爱 / 430 |
| 67. 阴差阳错 / 344 | 75. 鱼死网破 / 391 | 83. 被爱放逐 / 435 |
| 68. 再次沦陷 / 351 | 76. 是迷是局 / 398 |                |

## 1. 远渡重洋

1900年，马六甲海峡。

阴暗的天空，肆无忌惮的雨水倾盆而下，暴风激起海浪咆哮着四处碰撞，就像恶魔一般寻找可以噬血的生灵。四月是马六甲海峡潮汐回流的季节，此刻的暴风骤雨让它变成了人间地狱。

一艘猪仔船在这地狱间行驶，它迎着浪头上下颠簸，左右摇摆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海浪吞噬。

那时候，有人说走出自己的家门，就会看到一座金山，因为洋人太少，所以请华人帮忙去挖。程大全家就这么离开了家乡，那时程大才12岁，成为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劳工中的一员。

浪头越来越大，众人叫喊着朝认为安全的地方跑去，此时这只船，哪里还有什么安全的地方！程大蜷缩在一个角落不敢乱跑，刚才一个浪头打来，他亲眼瞧见几个人被掀进了海里，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程大……”爹娘那熟悉亲切的声音穿透这片嘈杂传了过来。

程大爬起来朝爹娘那边靠近。这时一个浪头打来，木船大幅度倾斜了起来，一个抱着婴儿的母亲从船舷滑进海里。程大跟着滑了出去，一把抓住了婴儿，而婴儿的母亲却掉进了海里。程大抱住一根桅杆，这才稳住了身子，他朝海里张望，墨绿色的海水翻滚着，那位母亲却不知被卷向了何处。

程大抱着婴儿惊讶地看着海面，他没有想到，生命竟然在一瞬间就会消失。怀里的婴儿也不哭闹，茫然地看着程大，程大沉重得撕心裂肺。

不远千里离开家乡，金山没有看见，倒是这一阵一阵的“水山”让他们吃够了苦头。

一个男人冲了过来，夺过他手中的婴儿，趴在船舷上朝着海面大喊大叫。

永远也叫不回来了，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，就如流星般转瞬即逝。

这一刻，程大明白了活着的意义，那就是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包括那些苦难与伤悲。他紧紧抱住桅杆，在雨水中看着四处乱窜的人们，视线慢慢模糊了起来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木船开始停止摇摆。浓厚的乌云被白光撕开一道缝，天空慢慢亮了起来。经历了生死的人们散乱地坐在船上，一脸疲惫，麻木不仁。

程大依偎在父母身边，黑乎乎的脸看着南洋的方向，那里真的有我们的美好生活吗？

“大家快看，有陆地啦！有陆地啦！我们有救了！”一个中年人嘶哑地叫喊着。沉闷的船舱喧嚣了起来，人们涌向船头，白色的海岸线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。船舱欢呼了起来，大家都忘记了刚才的凶险，相拥着跳了起来。没有什么比见到希望更让人兴奋的了。

第一个叫喊的中年人含笑地看着海岸线，趴在船舷上的身体慢慢滑落下来……

就在大家欣喜若狂的时候，一艘军舰朝他们靠了过来，上面有人用英语冲他们叫喊：“不许靠岸！不许靠岸！”

“我们怀疑这艘船感染了瘟疫！”

“最后一次警告！”

威慑的叫喊声反复响起，木船上的人面面相觑，有人问道：“他们好像在对我们说什么，谁能听得懂？”

一个年轻人笑道：“可能是在说欢迎我们吧！”船上的人哄笑了起来。

木船置若罔闻，继续朝岸边行驶。就在这时，一枚炮弹在木船周围炸开，激起的浪花铺天盖地泻下，木船剧烈晃动起来。

人们抱头鼠窜，叫道：“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向我们开炮？”

炮弹接二连三落下，浓烟四起，船上的人们再次陷入了恐慌中。

程大被震倒，他回头去拉父亲，却见父亲满头是血倒在地上。“爹！爹！你怎么啦？”程大拼命地摇晃着父亲，父亲却一声不吭。程大惊慌地四处叫喊：“妈！妈！你在哪里……”纷乱的船头淹没了程大那稚嫩的声音。

这时，一枚炮弹击中木船，濒临散架的木船这次再也抵挡不住炮弹的轰炸，像碎片一般散飞出去……

海面恢复了平静，散开的木块随波荡漾。生命，若即若离。

太阳从海面上升起，风和日丽，玫瑰紫的云彩蕴含着金色的光线，海水是湛蓝色的，沙滩是白色的。海水一遍一遍反复冲刷沙滩，唯恐冲刷得不够干净。

海浪不断冲上一些杂物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夹在杂物中被浪冲了上来，那人的脸埋在沙里，穿着男人的衣服，留着长长的辫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清朝来的中国人。他趴在沙滩上好半天一动不动，几只秃鹫落在不远处，贪婪地看着他，一时不敢上前。

一阵海浪拍过来，海水凶猛地灌进他的鼻子、口中，他大声咳嗽了起来，顺着海浪拼命朝岸上爬。他用海水洗掉脸上的沙子，视线这才清楚了起来。他就是死里逃生的程大。

程大失去了双亲,又被海浪扔在了吉隆坡的小岛上,孤身一人,开始了他的传奇故事。

吉隆坡的街道上热闹非凡,这是一个充满英国风味的小镇。到处都是临时搭就的房子,街道上肮脏混乱。各个地域的语言都有,佛山话、福建话、客家话,尖叫的马来语,半通不通的英文,卖面茶、卖咖喱饭的叫喊声夹杂在一起,倒也显得生机勃勃。

在低矮的建筑中,偶尔会出现两三幢华丽的建筑,空中阳台像一片花园的英国官员的府邸,带十字架的教堂,门口蹲狮子的是银行。这样的建筑前,戴着高帽的英国警察和缠着红包头的印度阿三在巡逻。

抱着孩子的马来女人一边给孩子喂奶,一边用竹筒吹灶底的火做早饭。等待上工的马来苦力和中国猪仔沉默不语地坐在街边,了无生趣地看着走在大街上瘦骨嶙峋的程大。程大从海滩走到这里足足用了一天一夜,劳累、饥饿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,跌跌撞撞的似乎随时都会倒在地上。

面茶摊的老板一手拿勺,一手拿碗,高高地扬着面茶,用闽南话唱歌一样地说:“面茶!面茶!大碗的面茶!暖其肚,果其腹,活人一条命,死人一条路,面茶,面茶!”

程大循着叫卖声来到了面茶摊前,怔怔地看着面茶,咽了咽口水。他把外衣解开,露出小排骨似的胸膛,他胸前挂了一枚金黄色的制钱,他犹豫了一下拽下来,递给面茶老板。

老板接过来,用牙咬咬,给他盛了一碗。

程大坐在摊边喝,旁边还有不少喝面茶的中国劳力,大家各干各的,有的捧着面茶聊天,还有代人写信、给人算命的,都坐在摊边。

程大正美美地喝着面茶,后面一个喝多的中国人闯进来,把他撞得差点摔在地上。那个男人提着酒坛子,把手里的两张纸票拍在写家书的人的桌上,大声嚷嚷:“就这么写。插你老母!你以为老子在这里睡金床、盖金被吗?老子一条命悬在矿上,没死就埋了,能混出条命来就不错了!小娘皮再敢啰里巴唆,小心老子回到佛山,一天三顿修理你!干!”

程大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

代人写家书的笔头还真快,马上就写完了,朗声念道:“贤妻,见字如面,多年不见,颇为思念。梦中皆是贤妻倩影,多蒙贤妻侍奉二老,某在异乡羞愧无地,只得努力赚钱,他日结草衔环相报。夫字。”

男人听完沮丧起来,摆摆手说:“就这个意思啦。”拿着书信转身离去。

程大几口把面茶喝完,追了上去,一把拉住那男人,祈求道:“我也要去做工,我也要去挖金子。”

男人摆摆手不耐烦地说道:“去去去!”不理睬程大,摇摇晃晃往前走。



程大跟在那男人的后面亦步亦趋。来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是来挖金子的，所以程大觉得只有挖金子才是他来南洋的目的。

程大跟着醉酒男人朝山里走去，男人哼着小调在前面摇摇晃晃，程大不屈不挠地跟在后面，眼前这个醉醺醺的男人就是程大的希望。

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紧接着大地晃动了起来。程大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男人回头把他按在地上，浓烈的烟雾像是被赶出来的羊群一样，迅速蔓延到了他们身边，顷刻间就把他们包裹了起来。等到程大再抬起头的时候，那男人的酒意也醒了，冲程大吼道：“傻小子，炸山呢！你不要命了？”

程大张口结舌，他看看四周，四周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了十几个火把，在浓雾中星星点点，他们背着筐，把筐里的东西倒在山下的一个大坑里。

男人站起来笑嘻嘻地冲着举火把的人打招呼：“山猫啊，找到矿脉了吗？”

山猫懊恼地说：“小四儿和小六儿没了，他妈的金蛤蟆，吃人蛤蟆！那谁呀？”

男人摸了摸惊魂未定的程大的头，说：“捡来的。”扭头对程大说：“叫我五哥！”

程大怯怯地喊了一声：“五哥。”

男人哈哈笑了起来。

程大凑到那群背筐的工人跟前，看看他们倒的是什麼。发现里边都是手、脚、肠子这些破碎的人的肢体和内脏，程大半跪在地上干呕了起来。

五哥回头对程大喊道：“小子！以后就跟着五哥挖金子吧！哈哈！”

程大高兴地应了一声，跟上了五哥。五哥带着他来到一处地方，几个男人扒掉他的衣服，程大捂着下面，傻乎乎地笑。一个男人抓起一把白色的粉末就朝程大身上洒去。程大吓了一跳，连忙躲闪。五哥在旁边笑道：“小子，这是石灰水，是给你消毒的，自己洗洗，把工装换上吧。”

十二岁的程大就这样开始了挖金子的生活，这是他美好梦想的开始，同时也是他噩梦的开始。

那时候南洋的金矿，还没有今日的支撑柱和深度开凿，基本上是在一个山洞里，向里向下挖。山洞很深，稍远一点就只能模模糊糊看见光影。工人们用镐、钻头往下打石头，打成之后，推一辆斗形的铁皮车，按照轨道推出去，再通过曲线形轨道把空车推回来。

程大的个头还没有镐头高，他玩命地用镐凿石壁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哪里做过这样的苦力活？不一会儿工夫手上就磨出了好几个血泡，痛得他咬牙切齿。稍微慢下来，后面就有监工挥舞着皮鞭大喊大叫。程大只好扎着头忙个不停。五哥在后面踢了他两脚，他才停下来，茫然看着五哥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五哥！是不是我还是太慢了？”

五哥低声道：“傻小子，别这么卖命死干，悠着点。你知道这里一天要累死多少人

吗？”程大想起那些被扔掉的人手人脚，心里掠过一丝不安。

“过来吃饭啦！”五哥推了程大一把，程大一个趔趄，连忙扶住旁边的石头，尖尖的石头碰到了他手上的血泡，程大惨叫了一声，钻心的痛。

五哥扶住他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……”程大下意识背起双手。

五哥拽过程大的手，看见他手上的血泡，歉疚不已：“才干了半天就这样了，小心点！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”他轻轻拍了拍程大的头，说：“去吃饭吧。”

他们的饭都是自己带来的，食物裹在一块毛巾里面。程大没有，眼巴巴看着矿工们狼吞虎咽。

五哥打开毛巾看见程大站在那里不动，招呼道：“没带饭吧？吃我这个。”

程大看着五哥手巾包里的咖喱饭，不好意思吃，只是傻笑。

五哥笑道：“明人不说暗话，兄弟，你欠我的，第一个月的工钱分我一半。吃吧。”

程大好像得到了什么保障，接过饭包来，几口下去，差点连手巾都嚼了。

五哥说：“下了工，给你找个地方住下，房租钱先赊着。”

程大恭敬地点头。

五哥看着程大半天，拍他脑袋一下，“小子，放聪明点，多活两天啊！”

这是程大第一次真正接触生活，原本他的生活是艰辛的，却没想到来到这里会更加艰辛、危险，死亡每时每刻都在身边徘徊。他想起死去的父母，想起他们为了能到这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不禁黯然泪下。

有太多的梦，表面上看起来光鲜无比，实际上却充满了辛酸与无奈。这是幼小的程大此时最深的感触。

## 2. 偶然邂逅

街道有一处窝棚区，就是这些矿工们住的地方。两三个中国女人忙着做饭，还有一堆流着鼻涕的孩子，用菖蒲叶削的宝剑对打着玩。

五哥带着程大走进一间草棚，对两个女人说：“四嫂六嫂，给你们带个活路，这个，顶老四的，今天刚上工，叫程大。把老四那个房子给他，租金先赊着。”

四嫂回头，上下打量着程大。四嫂和六嫂一看就是新寡，头上包着黑纱，腰间系着麻带，穿了一件说白不白、说灰不灰的袍子。

程大向她们躬身问好，她们也不理。

几个小孩闹到五哥脚下，五哥抱起一个逗着玩，看见他们胸前的雄黄酒才恍然大悟叫道：“五月节了呀？妈的！粽子也吃不上，雄黄酒也喝不上！挖金子挖金子，挖出他妈一条命来！”五哥放下孩子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屋里就剩程大站在两个女人和一堆孩子中间。窝棚又低，他始终躬着身子。

四嫂看他一眼，勾勾手，让程大跟着她出去。门口另有一个搭得很小的窝棚，像一个三角形的狗窝，铺着草垫子，这个就是程大睡觉的地方。他说了一声谢谢，猫着腰钻了进去，一天的劳累让他虚脱不已，躺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程大梦见了海上的那一幕，惊心动魄，生死一线。满船的人在海水、雨水、暴风中心翻滚、嘶叫。流血的父亲，摔倒在地的母亲，轰隆隆的炮声……

“妈！妈！妈……”程大梦魇般叫着，两条腿在床垫上胡乱蹬着，满脸是水，也不知道是汗还是泪。

隔壁的四嫂听见叫声，提着灯笼出来，她掀开程大住的窝棚，看见程大难受地在床上翻滚。四嫂在程大的脚背使劲敲了一下，程大喘着粗气停了下来，他满脸是泪对四嫂说：“四嫂，我看见我爹娘了！他们还在船上呢！”四嫂不说话，拍了拍他，轻轻地将程大放在床上，一声不吭走了出去。程大看着四嫂那孱弱的背影消失，他知道四嫂也有许多痛楚，他丈夫老四在挖矿的时候被掉下来的石头活活砸死，只留下她和半大的孩子。住在窝棚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。

后半夜程大睡得比较安稳，天亮的时候蓬头垢面地爬出窝棚，发现他的矿工服已经整整齐齐地洗净叠好了，头盔压在上面。旁边还有一个手巾包的午饭和一壶水。他感激地望了一眼忙碌的四嫂，穿好衣服，带上东西走到街上。

清晨的大街上满是上工的矿工，他们或是心情沉重，或是嬉笑打闹，或是交头接耳，无一不透露出这个社会最底层人的辛酸。瘦小的程大汇入人群中消失……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周而复始了五年，这五年程大吃尽了苦，受够了累，曾经看着身边的工友活活累死、炸死、砸死、被打死。自己也曾经好多次死里逃生。越是这样，他就越懂得生命的可贵，活下来，不屈服！父母带着他充满希望地来到这里，他不能让死去的父母失望。凭着对未来的憧憬，程大走过了这异常艰辛的五年。现如今，他已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。放工后涮洗干净，白白净净，帅气十足。

这天下工后，五哥笑嘻嘻地说：“小子！今天带你去尝尝鲜。”

“什么鲜？海鲜吗？”程大傻乎乎地问道。

五哥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比海鲜还鲜。”

程大摸摸后脑勺，不解地问：“那是什么鲜？”

工友们都笑开了。五哥说：“去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五哥带着程大没有直接回窝棚去，绕到了临街。程大没来过这里，但他知道这里是妓院，莽莽撞撞的他跟在五哥后面走了进去。

妓院里响着粗劣的老留声机唱片的声音，还有叫卖烟土膏、吹糖、鼻烟的声音，最早期的舞曲，洋人大笑的唱片，妓女招客的声音，行酒令的声音，加上空气中的酒味，胭脂的味道，浓浓地浮在夜空里。

妓院的走廊里，靠墙坐了一溜矿工，只有程大没换衣服，带着矿工帽，脖子上挂着毛巾，穿了一身工服，局促不安地低着头。

好多男人把脖子伸出去往屋里看，屋里有一个木栅栏做的房子，像个笼子一样，装了很多化得鬼一样的女人。

门帘挑开，妓院老鸨站在门口指着五哥和程大说：“到你们啦！”

五哥一拉程大进去。

“五哥！我……我不进去了。”

“小子，你不进去怎么尝鲜？”

程大挣脱五哥，慌乱地说：“我……真的不进去了。”

旁边的老鸨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说你们倒是麻利点好不好？后面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。”

程大扭头就跑，五哥骂道：“这小子，简直就是个愣头青。”便跟着老鸨走了进去。

程大一口气跑出很远，在一个腌菜摊前停了下来，想着还没有吃晚饭，对摊老板说道：“来两个。”

老板应了一声，在锅里忙着给程大捞腌木瓜。

这时一辆人力车停在摊前，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叫道：“老板！包一份木瓜。”

程大转身朝人力车上看去，这一看，他整个人都傻了。车上坐着一个穿洋装的中国女孩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明眸皓齿，优雅明艳，皮肤白皙。女孩看着目瞪口呆的程大，轻轻笑了起来。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冲着程大说了一句：“木瓜头！”匆匆付了钱，吩咐车夫离去。

程大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那女孩，以至于被人力车轧了脚都浑然不知。他站在那里出神地看着远去的人力车，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，不禁在心里暗道：“这真是一个漂亮端庄的女孩子。”

摊老板拍了拍发呆的程大，把两个木瓜递了过去。程大支支吾吾问道：“她……她是谁啊？”

“金大小姐啊！你们逛的窑子就是她爹开的，多大家业！”摊老板羡慕地看着远去的人力车。

程大傻乎乎地点点头，抱着木瓜边走边踮着脚往远处看。就这么简单的一颦一笑，

已在程大心里烙下了印痕。

第二天，程大竟然睡过了头，五哥踢醒他喊道：“上工啦！你小子还睡。”

程大一骨碌爬起来，揉着眼睛傻愣愣看着五哥，叫了一声。

五哥想起昨晚他临阵逃脱，骂道：“瞧你这窝囊样，到时候找不到媳妇别怪五哥没教你。赶快穿衣服，上工去。”

矿道的工人们在装填炸药，五哥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提着灯，从怀里掏出春宫画来看，工人们只乐，谁也不理他。

大家把炸药的引线一直拉到洞口，经过五哥，五哥看得入神，也没意识到。工人们装模作样，也不叫他，一个个脸上憋着笑。

点燃导火索后，程大喊道：“五哥，过这边来，五哥！”

五哥突然发现，导火索从他脚底下“哧哧”地燃烧过来，吓得他一蹦老高，撒丫子往洞口跑，嘴里大声骂：“插你老母啊，不告诉我一声，干！”

工人们都大声嬉笑起来，紧接着一声爆炸，烟尘四起，大家捂着肚子拼命咳嗽。

五哥突然惊觉，春宫画没拿过来，烟雾散后，他提着灯去找。墙壁上的石头早就把画埋住了，还在往下落小石子，他也不怕。提着灯翻了半天，那些草纸的画，早就被石头压碎了，他提着灯往上一看，突然大声地说：“你们过来！”

工人们面面相觑地过来，就着灯光，他们看见石壁上开始流水。

五哥沉声道：“金蛤蟆的口水，凿子给我！”

工人们都同时举灯，照亮那块石壁，递给五哥六七把凿子。

五哥拿着凿子，小心翼翼地一块一块地撬开壁上的碎石头，用手指在壁上摸索，一只手撬。大家屏住呼吸，几个工人自觉地站在洞口放哨。

五哥抠出一块比花生略大一点的东西，那东西金闪闪明晃晃，是一块小金子。大家低声欢呼起来。

五哥继续抠，就像抠大家的眼珠子一样，工人们紧张得感觉自己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。

五哥扭头数数人数，抠了一手掌，神秘兮兮地对周围的人说：“一人三颗，多了也带不走。这矿脉是咱们的，别让洋鬼子知道。”

大家分了金块，拿在手里，个个兴高采烈。

程大看着手里的三颗金疙瘩，很迷惘。他问五哥：“这，这带得出去吗？”

五哥拍拍程大屁股，“使劲往里塞。”

其他的人已经开始脱裤子塞了，程大犹犹豫豫地解裤子。

五哥从地上捡了一片树叶，交给程大，说：“包在里边，吐两口唾沫，好塞。塞紧一点，查出来没命了！”

程大也龇牙咧嘴地往里塞。

五哥已经塞完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像我常塞的，那儿就比较大。”

程大折腾了半天才塞好，五哥说：“出去的时候可要小心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。”工人们鱼贯而出，几个英国警察卡在出口处，两侧的道路全用铁栅栏围上，把矿工们限定在只有单人能通过的小空间里。

为了防止矿工们带金子，出口处有一张四五十公分高的凳子，没有靠背，矿工们要把衣服脱下来，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双掌一拍，跳过凳子去，这才能穿上衣服走人。

英国警察旁边就是凶猛的狼狗，被印度阿三们拽着，叫得令人心烦意乱。

五哥等人已经笑嘻嘻地蹦过去了。程大只穿了一条小短裤，站在凳子前面发愣。英国警察拿警棍敲那张凳子，用英文呵斥让他快蹦。

程大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还是不想蹦，第一次带金子，又没什么经验，要是出了什么纰漏，小命就玩完了。他可是亲眼看见过带金子的矿工被活活打死。

五哥满头是汗，紧张地看着程大，心急火燎。后面的矿工们也都提着气看着程大。

英国警察端起枪指着程大的脑袋，用生硬的中国话喝道：“快蹦！”

程大被逼无奈，横竖都是一死，豁出去了，双掌一拍，“啊”地叫了一声跳过去。金子没掉下来，程大坦然地捡起衣服来穿上走人。

五哥和工人们也松了一口气。

带金子出来的六个人找到一处隐蔽的地方，蹲下来龇牙咧嘴地抠金子。五哥抱怨地骂程大：“妈的，吓得老子少活十年！头毛都白了！”

程大也疼痛难忍，“第一回啊，不习惯。”

五哥：“靠你这点聪明劲，算是躲过去了。‘啊’完了以后，马上闭气，就掉不出来。好好留着吧小子，别跟我们一样，又赌又嫖的留不住。”

程大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，看来他也有了两个钱儿，喝起面茶也不用拿舌头舔了。他字斟句酌地坐在写家书的摊位前说话。

“爹，娘，我是阿大，二老身体都好吧？在船上待够了，就到吉隆坡来吧。走之前，爹说这儿有座金山，等把这儿的金山挖没了，就到美国的旧金山去挖，听说他们那边更大。儿子在这边挖到金子了，听爹和娘的话，一分也不敢乱花，留着将来回老家买地。儿子很想你们，希望你们收到信以后，尽快能来。”这些年，他时常来这里给父母写家书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感到父母并没有离他而去，而是在船上守望着他，牵挂着他。日夜思念的双亲，就这样活在程大的记忆中。

代写家书的写完了，念给他听：“父母大人在上，孩儿程大叩拜。自别之后，无时无刻不思念二老，未能侍奉膝下，思之令儿鼻酸。儿子在吉隆坡小有所得，希父母大

人闻信前来，让儿尽孝。他日回乡，定可共振家业也！儿字，叩首如上。”

程大擦擦眼泪，付了钱，小心翼翼地把信叠起来，揣到怀里。深夜寂静的时候，再含泪烧给那边的双亲。

路过街口的时候，程大见一群人围着一张新贴的告示在看，他也挤了进去。

五哥冲在最前面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告示。

后面有人笑他：“五哥呀，你不认字看什么？”

五哥生气地说：“我不认字，难道就不能看啦？看久了就认得了。我看人看久了都认得，何况看它呢！”

大家发出哄笑声。

有人问：“上面到底说什么？”

另外一个识字的说道：“英国鬼佬政府，招募人去勘探新金矿，谁发现了，金矿就是谁的！由鬼佬政府的银行统一收购。”

人群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议论着。

“别做这狗屁梦了！这么一个岛一个岛地去转悠，金矿没找着，先让毒蛇吃了！”

“要是一下子把金蛤蟆逮着了，天天吃不完喝不完了！”

……

程大挤在人堆里望着墙上的告示发呆。他知道，总有一座金山是属于他的。

### 3. 心之若憐

程大和五哥并肩推着有轨道的斗形矿车往外走，矿车上装满了石头，推起来很吃力。五哥基本上敷衍了事，拿一只手虚扶着，全靠程大一个人玩命推。

五哥不太好意思地看看程大，“兄弟，哥哥我是老了，你多出把力。将来等我有自己的金矿，少不得分你一半。”

程大笑笑没说话。

程大和五哥把车推到矿场中，往下卸矿石，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天。

五哥警觉地看看四周，没有人旁听。小声问道：“兄弟，这几回带回去的金子，没乱花吧？”

程大摇摇头。

五哥说：“留着，藏好。人好好的没罪，兜里装着金子就有罪。装得越少，罪过越

大。”

程大茫然地看着他：“装多就无事了？”

五哥嗤之以鼻：“装多了那是大富豪。懂个屁！我呀，也不乱花了。在这儿挖了十一年的金子，我也看出点门道来了，这么下去，死路一条。咱们得找自己的金矿，凑上十几个兄弟，买条船，一个岛一个岛地找，大家把钱合到一起，力合到一起，早晚能找着。你信不信我的，兄弟？”

程大很惊喜也很茫然：“那好啊！我信！”

五哥搂着他的肩膀：“这话就到这儿了，你说出去，就要了我的命。咱们狠挣一笔就走，去他妈的鬼佬，老天爷造金子，上面可没写着就归他们。挣了钱，咱们再回来，把弟兄们的墓地再修一修，后面山岗子里埋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，都是孤魂野鬼，苦啊！”

程大把最后一块矿石扔出去。

五哥来了兴致：“到时候咱们也坐他妈的马车。来，你坐车里去，我推你，感受感受。”

程大高高兴兴地坐到车里去，五哥推着斗形车一溜跑，程大美透了。车轻又是下坡，又快又平稳，程大在车上站起来，闭上眼感受，进矿洞的时候，脑袋狠撞上石壁，又摔回到车里去。捂着头的程大和五哥放声大笑。

五哥说：“兄弟，晚上去窑子乐和乐和。”

程大有些难为情：“五哥……我……”

“别磨磨叽叽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就这样说定了。”

放工后，五哥拉拉扯扯地把程大拽进妓院，妓院老鸭子迎上来。

程大扭捏着往回退：“不用了！不用了。”

老鸭子不依不饶地拽着他，“这哪行啊！来都来了。”

五哥在背后推程大，“进去吧！进去吧。”

程大忐忑不安地坐在泛着红光的昏暗小屋里等，半天都没有谁来过问他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程大打心底是不愿意来的，只是饶不过五哥的拉扯，等五哥进去后，他就准备离开。

外面传来一片鬼哭狼嚎之声，还有一些人赤着脚跑过他的门口。

程大扒开点门往外看，一个胖乎乎穿长袍的中国男人带着一群瘪三们把妓院闹得鸡飞狗跳，抓着一姑娘就仔细看半天。瘪三们也乐意占姑娘便宜，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。

老鸭子在前面拦着胖乎乎的男人：“老板哪，真是没见到。”

男人狠抽了老鸭子一耳光，气势汹汹地往里走，每个屋门都打开看一眼。



屋里也是一片鬼哭狼嚎之声，正在苟合的男女看着瘪三们多，敢怒不敢言。

这支队伍眼看着上了程大屋的走廊。程大还扒着门往外看，不知道谁在门外猛地一推，程大仰面朝天栽了过去，那人闪身进来，立即把门关上。

程大刚准备说话，看了那人一眼，顿时又惊又喜，是那个买腌木瓜的金大小姐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揉着额头，奇怪地问道：“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金大小姐理都没理他，四处看看，一把把程大上衣撕开，吓了程大一跳。

金大小姐命令程大：“堵住门别让他们进来！我给你钱！”

程大没多犹豫，想起屋外那些人肯定是找她的，立即点头答应，指着床上的被子说：“钻进去，别吭声。”

外面吵闹的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大小姐犹豫了一下，掀开被子，捏着鼻子咬牙钻进去。

程大叮嘱道：“别回头。”

金大小姐转过身，只把一后脑勺露在外面。

程大把裤子也脱掉，刚脱下来，门就被瘪三们撞开，看着程大惊慌失措的样儿，瘪三们哄笑起来。

程大伸着胳膊拦他们，用家乡话大声地说：“莫进来，莫进来！你们是谁呀？”

瘪三们有打他脸的，有打他肚子的，闹得不亦乐乎，程大两只手乱捂。

胖乎乎的男人推开程大，站在门口看了一眼。

金大小姐只把头发露在外面，身体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

程大傻兮兮的，只穿了一条小短裤，双手提着裤子，赤膊站在那儿，鼻子被打出血，眼睛也打肿了。

胖男人看了一眼傻乎乎的程大，转身离开了屋子，瘪三们也跟在后面出去。

等到声音全部都远去，程大才把裤子系上，穿上衣服，在墙边找了个水盆洗鼻子。

金大小姐从被子里跃出来，好像害怕招虱子一样，浑身上下地乱掸半天，理都没理程大，扒着门边往外看。

“哎，哎！”程大叫了起来。

金大小姐回头看他一眼，不屑地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程大怯怯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金大小姐看他一脸狼狈相，笑起来说：“我出来没带钱，这可委屈你了。”她从手上摘了一个镯子递给他，说：“这个就当做酬劳吧！”

程大不接手镯，再次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金大小姐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木头脑袋啊！给你拿着！”